

历史的深处

二战日军中国慰安妇影像实录

陈庆港 著

我不是复仇主义者，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
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。但是，我相
信，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。

——东京审判中国大法官梅汝璈

中国摄影出版社
上海传播出版社

014059085

K313.46

31

历史的深处

二战日军中国慰安妇影像实录

陈庆港 著



K313.46
31

中国摄影出版社
辽海出版社



北航

C1746523

目 录

【序言】真诚面对历史，真实拥有未来

【前言】在时间与时间之间

那年花开

【第1章】乌牙峒少女 /21

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木楼上，房间像个木头盒子。我的楼下还关着另外的姑娘，白天晚上，我都能听到她们的哭叫声，也听到日本兵的笑声。我和这些姑娘一样，时时受日本兵欺负。晚上，人来人往整夜不断，遇到轮奸时少的二三个，多的四五个……

【第2章】假 坟 /29

慰安所里，日子很难熬。当时想过许多办法，想逃走，但日军看守得很严，逃不出去。有个姐妹曾趁天黑出门方便时逃了，结果被发现，又抓了回来。日本兵把她吊起来打得死去活来，还让我们去看。以后，我们就不敢再有逃走的念头了……

【第3章】最漂亮的姑娘 /37

日军见我长得漂亮，几次下村找不到，就命令甲长杨老浪把我亲自送到扎奈，他们威胁说如果不把我送去，就要杀掉村里的人。杨老浪害怕了，只好把我找回来，带到扎奈，交给日军。村里人也难过，但他们没办法。像我一样遭罪的姑娘还有好几位，有个姑娘被拉去几次，不久就想法逃跑了。我不能跑，我怕我跑了村里人会遭殃，就只好忍下去，我被他们糟蹋的时间最长……

【第4章】一次失败的逃亡 /43

晚饭以后，出去扫荡的日军回到了据点，听说有漂亮的花姑娘，他们就都向我们住的房子里跑。屋子里没有灯，黑得厉害。听见日本兵的脚步声，我们都吓得浑身发抖，拼命往一起挤。日本兵进屋后，拿着手电筒往我们脸上照，我们就乱作一团。他们嚷着叫着，然后开始强奸……

【第5章】那大慰安所 /59

天刚拂晓，慰安所门前已经挤满了人，日军用7辆大卡车接送士兵。日本兵排着长队，每人免费领到一个牌号和一个印着“突击一番”字样的卫生袋，袋子里装着避孕套和清洁粉。按照“巴那个”的指挥，日本兵手拿牌号依次进入慰安所，这边出那边进，一批刚走、一批又进入。原来规定日本兵每人“慰安”时间为30分钟，由于等着的日本兵人数太多，吵吵嚷嚷的急得不行，结果每人“慰安”时间缩短到15分钟……

【第6章】鬼子的孩子 /65

因为我当过“日本娼”，女儿又是日本人的种，就一直遭了不少委屈。小时候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就拿她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看待，我也不告诉她，怎么告诉她？告诉她什么？告诉她你妈是个日本娼？你是日本人的种？她常常被同龄的孩子打，他们骂她是日本鬼子的种，日本鬼子是坏人，日本鬼子的种也是坏种……

【第7章】阿黄/71

日本兵把我们分开成两组，我和几个姑娘先被带到了一个住处，另一组的姑娘就不知道被他们带到了那里。晚上我们就睡在地铺上，每人有一条毯子。当天半夜，就冲进来一群日本兵，他们横冲直撞，把我们按在地铺上，剥去衣服就强奸。我当时紧紧抓住裤带不放，一个日本兵就举起军刀要砍我的手，我只好放开了手，另一个日本兵趁机就剥下了我的裤子……

【第8章】16岁、17岁、18岁……/77

当时我刚过16岁，而松木看样子有40多岁了。那天傍晚，翻译又来找我，说松木先生叫我去。虽然我心里非常害怕，但我也不敢不去。翻译把我带到松木的房间后，吱吱咕咕地说了些什么就走了。松木就拉我坐在他身边，才一坐下，他就把我抱到了怀里……

【第9章】“战地后勤服务队”/91

“战地后勤服务队”的人员，绝大部分是在当地强征来的。他们从当地挑选年轻貌美的妇女，编入“战地后勤服务队”。被编入“战地后勤服务队”的妇女，如果逃跑，抓回来往往会被处死。不按规定时间服“预防丸”，或不小心怀孕的，也往往被剖腹杀死……

【第10章】什号村/95

那年我17岁，村里人都说我长得漂亮，想和我好的青年不少，但我不愿意。打仗的年头太乱了，没想到就给日本人抓去糟蹋了。日本兵押着我们4个姑娘，翻过了一座山，到了崖县的一个村子里，村里没有一个人。村里人都在日本人到之前，就躲起来了。我们4个人就被分开，关在4间茅草屋里。茅草屋是逃走了的村民留下的空屋……

【第11章】四月初二的早上/103

我被毛驴驮到河东的炮台上以后，就被关在炮台底下的一个地洞里。圆的地洞，没有窗户，就一个人关在里面，洞口用木栅栏挡着，人出不去，地上铺着木板，每天有人送饭来……

【第12章】打破沉默的人/107

我是被骗去当慰安妇的，说是给开慰安所的日本老板带小孩，有吃有喝，谁知一进去，就逼你接客。那是1941年八九月份，红薯熟的时候，我13岁。唉，你不知道鬼子那个畜生样，一张大通铺，五六个姊妹同时接客，后面一队鬼子等着进来……

【第13章】蔡爱花和亚初姑娘/121

因为慰安妇人数不多，往往一个慰安妇要接几个甚至十几个日本兵。当时，日本人往往会把本地籍的慰安妇调往外县服务，而在澄迈服务的慰安妇多数是外县的。因为她们与外人接触的机会特别少，所以外面人都不知道她们的籍贯和名字……

【第14章】新盈慰安所/125

慰安所里的所有人员，都作了分工安排。两个日本中年妇女直接管理4名慰安妇及勤杂人员。慰安妇都是美貌姑娘，年龄都在20岁左右，其中一个朝鲜人，一个新加坡人，这两人都是日军在新盈登陆后才从日本司令部送来的。一个姓屠的姑娘，是从海口送来的，一个姓刘的姑娘是在当地抓来的……

【第15章】冷风苦雨中的爱情 /127

听日本人说到中国去可以进工厂上班。自己家里在农村，很想进厂的，就跟日本人来了中国。从朝鲜到了中国的北方，又从中国的北方，坐车到了南京，再从南京坐船往武汉。当时江上有轰炸，就下了船上岸，坐火车到了汉口火车站。最后到了武昌。当然不是进工厂。进了慰安所……

【第16章】家住湘潭 /139

由于伤病，我在32师师部野战医院住院一个多月。因为我和家人已经失去联系，无家可归，又刚好那时医院也缺少人手，所以病好了以后部队就让我去师部医院当了看护兵，负责给伤兵换药擦洗伤口。当时医疗条件很艰苦，伤兵很多……

【第17章】被扔在河边的女人 /145

这年的腊月初八早晨，我正给男人喂药。忽然，院门被几个日军踹开了，羊泉村又一次被日军包围了，我又一次被日军用绳子绑上扔到骡子背上。我第三次进了进主据点……

【第18章】十五岁的新娘 /153

我是小脚，再加上害怕，浑身打颤，就走得慢，还老是跌倒。日本鬼子在村里就又抓了个人，让他把我背在背上。我是被背走的。怕的不得了……

【第19章】嫁到黑石窑的高银娥 /161

拉到炮台以后，先被关在一个黑房子里。房子里有木板床。开始的时候，房间里还有其他人，有年纪大点的妇女，也有小媳妇，十几个人。因为我是这十几个人里最年轻的，所以每天都有日本鬼子来带我出去，每次都是带到一个土窑里……

【第20章】河东炮台里的噩梦 /167

他们叫你怎样你就得要怎样，如果不顺从，那你就得糟罪了，不仅要打你，还不许你穿衣服。一天中午，有个鬼子来到窑里，他强奸了我，强奸完了不肯走，还示意我光着身子跳舞给他看，我不肯，我是小脚，也没法跳。这下就惹怒他了，他就用他腰上的皮带抽我的屁股。我当时身上什么也没有穿，皮带抽在身上啪啪响，抽一下就留一个印子……

【第21章】石碌慰安所 /175

为防止慰安妇逃跑，“慰安所”四周均设警戒网，日夜都有日军巡逻，戒备森严。慰安妇每人每天只供给3两多米饭，有时甚至是几块蕃薯。平常每人每天接客最少8次，碰到日本官兵休息的日子，多时接客竟达24次……

【第22章】天一黑都变成了野兽 /177

当时每个月日本人都给我们发预防丸。因为第一次服预防丸后我反应很大，头晕、想呕吐、全身不舒服，所以以后每次发预防丸时，当着日本人的面我假装吞下，而其实是含在舌底，等他们走开了我再吐掉……

【第23章】关于母亲的记忆 /187

当时我的母亲28岁，一笑脸上有两个酒窝，皮肤也白净。一到据点，就被日本人看上了，叫她“花姑娘”。日本人就立即把我母亲编入了“服务队”。“服务队”是干什么的，母亲不知道，和母亲一起编入“服务队”的还有3个更年轻的姑娘，当时她们都不知道日本人将要她们做什么……

【第24章】“因为我漂亮，他们没有杀我”/193

在洗澡房里，那个队长逼我为他脱衣服，给他擦香皂洗身子。后来，队长又命令我也脱衣服，洗身子。我就挣脱开想跑出房间，但房门已经被锁上了。队长就冲上来，把我抱住，扒了我的衣裳，又把我往房内的床上推。见我拼命反抗，最后队长就取出了一把军刀，他把军刀搁在我脖子上……

【第25章】姐 姐 /199

一路上我一瘸一拐地，血顺着腿往下流。过一条小河时，日本人让我用河里的水把身上的血洗一洗，我洗了又流下来，洗了又流下来，看到自己流了那么多血，把河水染红了，就想自己会不会死掉，就害怕，直哭……

【第26章】“军中乐园”/205

慰安妇里长相特别漂亮的，被选进军部专供指挥官玩乐。丰盈墟有个青年姑娘名叫塔市姐，就是这样。“慰安所”里还有一条规定，就是非日籍士兵不得进所，违反这条规定的要从严处治的……

【第27章】羊泉村往事/209

被“毛驴小队长”叫去了，由林士德带走，去了炮楼。林士德冲“毛驴小队长”行了个礼就出去了。“毛驴小队长”说“脱”，我说“不”。他就灭了灯，拿出刀，开始解衣服扣子，把刀贴近我脖子。我想这下我死了，回不了家，见不到父母了。之后，被他强奸了。被强奸后，我站起来穿上衣服，但没能回窑洞。过一会，“毛驴小队长”说“脱”，又把我强奸了，那晚强奸了三次……

【第28章】尹玉林的秘密/219

当时我们一家人紧紧挨在一起，互相抱着，挤成一团。日本鬼子用刺刀把我还有我姐姐和家人分开，我的爸爸就死死的拉着我们姐妹俩不撒手，鬼子就用枪托砸他，用刺刀戳他。我和姐姐被鬼子拉到了一边，他们当着家里人的面，就把我和姐姐强奸了……

【第29章】不该出生的人/225

大伯和我讲：日本鬼子进中国，你老娘给鬼子抓去了马岭，在那里被关了几个月，在那里做了什么事，我们没敢去看，也没晓得，但她逃跑回来后就有了你。大伯说你现在懂事了，我把这话告诉你也不要紧。这事你知道了就行了……

【第30章】“1号”/237

鬼子提着裤子进进出出。他们将抓来的人逐一编号，每次奸淫时只喊编号不叫名字。因周粉英长得最漂亮，被编为“1号”，因此，她被糟蹋蹂躏的次数也最多……

【第31章】她把一切都埋进了坟墓/245

昭和17年（1942年）1月底，那年我26岁，被抽出抚顺市“战地后勤服务队”，乘日本军舰离开抚顺南下。同行的有朝鲜、菲律宾姐妹共28个人，和我一起从家乡来的只有一位姓朴的小妹，她才20岁。不知道日本人要送我们去什么地方，只听说路途遥远……

014059085

K313.46

31

历史的深处

二战日军中国慰安妇影像实录

陈庆港 著



K313.46
31

中国摄影出版社
辽海出版社



北航

C1746523

014023082

雙葉雜誌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



序

真诚面对历史，真实拥有未来

慰安妇是一个沉重的话题。在汉语中，原本并不存在“慰安妇”这个词，它是日语中特有的名词，日本最权威的日语辞典《广辞苑》解释说：“慰安妇是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官兵的女人。”显然，这是一个有意回避实质问题的模糊解释。事实上，学者们给出的定义是：慰安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、充当性奴隶的妇女，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。慰安妇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，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。

二战期间究竟有多少慰安妇？由于日军在战败时销毁了大量档案，目前已经很难准确统计。一些研究人员根据现有资料，推断慰安妇的总人数在40万人以上，大部分来自中国、朝鲜半岛、日本本土，还有一些来自琉球、东南亚、荷兰等地。其中，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，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迫成为日军的性奴隶。

20万！这个数字意味着，中国，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。这段浸染着20万中国女性血泪的历史，这段沉痛得叫人几近不忍触碰的历史，一面充斥着令人发指的野蛮、残暴、血腥，另一面则伤痕累累，刻满了恐惧、绝望、屈辱、痛苦、愤怒……

由于种种原因，很多受害者对于过去的经历讳莫如深，终其一生也不曾向人提及。而随着她们年事日高、相继离世，这段历史便很有可能会永远地沉默下去。幸而，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国内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不断展开并深入，抢救性地搜集了很多珍贵的资料。陈庆港先生的著作《历史的深处——二战日军中国慰安妇影像实录》，是其中重要的成果之一。

陈庆港先生的职业身份是一名记者。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，他辗转全国多个省市，大海捞针一样寻找幸存下来的慰安妇，请她们站出来讲述那段历史，并用镜头记录下她们的生存现状。对于历史真相的探求，正是对公正、正义、人性的一种自觉担当。我想，这也是陈庆港先生的作品《中国慰安妇》能够获得第一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金奖的深层原因所在。

今天，日本对亚洲发动的侵略战争已过去了大半个世纪，我们也即将迎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。对于那一场战争，国际社会早有定论，但是，作为曾给亚洲邻国造成巨大灾难的加害国日本，非但未有深刻反思历史，反而频频妄图篡改、粉饰其战争罪行。以慰安妇问题为例，时至今日，在种种确凿的证据面前，日本政府面对慰安妇的起诉，仍旧抵赖、否认，企图掩盖这一罪恶事实，日本右翼分子更是对数十万各国慰安妇横加污蔑，大放厥词。

“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，也是最好的清醒剂。”只有真诚面对历史，才能真正拥有未来。还历史以事实本来面目，这既是对历史本身的尊重，更是为了提醒后来者，不要忘却曾经的创伤，不要让历史的悲剧再度重演。捍卫历史真相，就是捍卫和平！

高洪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）

2014年8月

前言（一）

在时间与时间之间

自与第一位愿意接受我采访的“慰安妇”老人见面至今，斗转星移，时间已过去了十多年。在这十多年里，虽然世间万物都在发生变化，却也仍有一些事一如既往，比如日本政府对待慰安妇问题的蛮横态度，以及“慰安妇”们的苦苦期待就是这样。

开始于十多年前的这次采访，对于我来说至今都没有结束。就在最近这几年里，我就又认识了多位“慰安妇”老人（她们的勇气，以及为历史作证的精神令人感动，其中有些人的事迹已添进本书中）。我想，在今后的数年里，我们或许仍将会看到继续有老人蹒跚着站出来，但更多的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老人一个接一个的匆匆离我们而去。

在我采访过的老人中，已有多位悄然离去，而她们最后的诉说已成指控暴行的铁证。雷桂英，2007年4月25日逝于江苏南京；周粉英，2008年7月6日逝于江苏如皋；尹玉林，2012年10月6日逝于山西阳曲；郭喜翠，2013年7月23日逝于山西孟县；万爱花，2013年9月4日逝于山西太原；林亚金，2013年10月17日逝于海南保亭；李秀梅，2014年4月18日逝于山西孟县……

天堂定有正义，愿她们在那里得以安息。

本书在对受害人的称谓上仍使用“慰安妇”一词。2012年7月，美国

国务卿希拉里·克林顿指示美国所有文件和声明禁用按日语直译的“慰安妇”一词，将其改为“被强迫的性奴”，以此要求日本正视“二战”期间的性暴行。此后，韩国政府也表示考虑采用类似称呼取代“慰安妇”，接着有中国学者也郑重提出“慰安妇”的称呼是从日本军人角度而言的，应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强征的中国、朝鲜等国“慰安妇”改称为“性奴隶”。强征“慰安妇”是日本军国主义在“二战”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，对此国际上早有定论。但至今日本政客仍然屡在其对外侵略战争和“慰安妇”等问题上大放厥词。

就像没有人再会认为 731 报告中的“马路大”是原木一样，相信今天也不会再有人去从日本军人的角度去理解“慰安妇”一词（1941 年 10 月 18 日，东条英机在接受了美国记者约瑟·道格拉斯的采访时说“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，并且是对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、具有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”。即便是从日本军人的角度去理解，他们也并没有将慰安妇当人看待，在他们眼里慰安妇只是“特别军需品”），而保留“慰安妇”一词的使用，有其历史意义。或者说“慰安妇”一词本身就代表那段不容更改的历史，就是对日军野蛮行径的最有力控诉。

历史只要不被掩盖，它就不会被误解。

陈庆港，2014 年春

前言（二）

那年花开

一

在幽冷清寂的墓地里，它们肆意地开放着，却又怕冷似的，一朵一朵紧挨在一起，连成一片，覆盖着坟茔和坟茔之间的荒地。如一片红色的云，又像漫流的血，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美丽。

彼岸花。传说它是生长在黄泉路上的唯一的植物，冥界唯一的花，唯一的色彩。它的花香有魔力，能引导人的灵魂，能唤醒死者对于生前的记忆。因常被种植在墓地，因此它也被称作“死人花”或者“幽灵花”、“地狱花”。

这是被诅咒过的花。因为它的传说？又或许只是因为它的美丽。它就像我要找的那个女人，那个静静地躺在黄土下的，曾经无比美丽的女子。我走入花丛，抚触着它。同行人说，这花有毒，并警告我摸花的手不可沾唇。指尖滑过它们的面庞，很柔，也很凉。一丛丛的彼岸花，仿佛她们。在那个灰暗冰冷的季节里，她们开放。最冷酷的春天，花儿，也会开放。

光阴是一条渡不过的河流，而她们曾是那个寒冷季节里最美丽的花，就站在时光的彼岸。我看到，在彼岸，她们，在刚刚绽放的刹那，在最最美丽的时分，纷纷凋零，然后，被流逝的黑暗时光带向不知处的远方……

二

60多年前，13岁的侯二毛会是什么样？看着那些笑着从身旁忽闪而过的女孩，我总忍不住要去这样想。走在山路上，也总觉得她就刚刚挎着篮子，低着头，从我的身边羞怯地走过。恍惚中总能看到她就坐在溪边，洗衣、洗自己那一头乌黑的长发。而抬头远望时，又看见她正在对面的山坡上，放羊，唱着那支最最婉转的歌谣……

就这样，侯二毛的影子时时出现在我眼前，挥之不去。就像所有的山村女孩一样，她穿着土布红袄，扎着又长又粗的辫子，辫梢上插着花，一朵刚刚绽放的、鲜艳欲滴的山花。她爱花，就像所有的山村女孩一样，爱花。

又是花开的季节。山路两边的草丛里，峭崖上，开遍了花。此时，我已遥望不见60多年前的那个花季里，侯二毛粗黑的辫子上插的是哪种花？红的凌霄、黄的棣棠，还是白的玉兰？此时，我只知道，在那个花开的季节里，13岁的侯二毛，辫子上插着花的侯二毛，就是从这条山路上，从这条两旁开满了山花的小路上，和许多少女一起，被日本兵掳进了兵营。

那朵跌落在山路上小花，是侯二毛辫子上插过的最后一朵花。

在日军据点里，13岁的侯二毛每天都在遭受许多日本兵的折磨和侮辱。四个月后，13岁的侯二毛已被糟蹋得不行了，如一朵枯萎的花。

父亲变卖了家中所有的财产，还借了债，把快要咽气的女儿从日本兵的手里赎了回来。这时，13岁的侯二毛，如一朵枯萎的花般的侯二毛，肚子里已经怀了日本兵的孩子。

为了打下女儿肚里的孩子，家人用木杠在她肚子上擀，赶驴拽着她在山路上颠……他们想尽了所有法子，可侯二毛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不下来。

13岁的侯二毛痛苦得死去活来。

母亲不想看着女儿被折磨死，就问乡亲：能不能等孩子生下后再作处置？乡亲们都说：无论如何不可让这孽种得见天日！

后来，请来了一位老医生。老医生将一剂烈药灌进了侯二毛的肚里。

据说，孩子在侯二毛的肚子里挣扎了两天两夜，侯二毛也在炕上挣扎了两天两夜。第三天，侯二毛肚子里的孩子不再挣扎了，侯二毛也不再挣扎了。

孩子终于死在了侯二毛的肚子里。侯二毛也终于死在了被她撬塌的土炕上。

村里人又请来一位铁匠。铁匠用一天的时间，打了三根铁钉，三根七寸长的铁钉。三根七寸长的铁钉，一根一根被钉进了侯二毛的肚里。人们一边钉着，一边咒着：小鬼子永世不得再生！

三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我想找到侯二毛的坟。村里也还有她的亲人。他们带着我，寻遍了村边的沟沟壑壑。60多年过去了，谁都已经说不清究竟哪一撮土里埋葬着侯二毛13岁的冤魂。

那段日子里，我总是夜夜在梦中，被砸向那铁钉的锤声惊醒。于是常常望着漆黑的夜空，整夜整夜无法入眠。就想：她还是孩子，家里稀少的口粮应该还无法将她喂养丰盈，她的身子一定很单薄，皮肤稚嫩，骨头也不坚硬，尖锐的铁钉轻易就能穿透她的腹部，可为什么那锤声仍是那么沉重？虽经60多年时空的消音，仍是那么扰人？

那锤声，也像一根长长的铁钉，一点一点穿透我的心。很疼。

当年关押侯二毛的窑洞还在。一把锈迹斑斑的锁，锁着洞门，也锁着那段黑暗的历史，锁着那段黑暗历史里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以及那段黑暗历史里太多已为人知的恐惧。

院子里长满荒草，也储满阳光。这阳光是否也曾照耀在侯二毛的身上？如果 60 多年前这里也有过阳光，那么这阳光一定会让她感到刀割般的疼，冰霜一样的冷。枣树上挂满了枣，鲜红鲜红的枣，无人采摘，落在树下的荒草间。这鲜红鲜红的枣，让人觉得那段历史并没走开，就在眼前。

那些施暴的日本兵，那些还活着的当年施暴的日本兵，如今也该都是满头白发的老人，也该都是有了自己的儿孙，在他们的生命同样行将走向终点的今天，在他们每每和儿孙尽享天伦的时分，我不知他们是否还会偶尔想到这个小院子，想到院子里这棵结满了枣的树，还有那个 13 岁的中国女人？

四

钉入侯二毛身体的铁钉，辛酸而又无奈地表达了乡亲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。可侯二毛那枚屈辱与仇恨的长钉，该钉向哪里？

其实每一个和侯二毛有着相似命运的“慰安妇”，死去的，或活着的，她们又有谁的身体里没有被钉入过这长长的“铁钉”？死去的或许已不再疼，而活着的，每时每刻仍疼得难忍。

五

就在铁钉钉入侯二毛身体的那个秋天，在与她相隔数千里之外的中国南方，另一位名叫杨阿布的姑娘，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几乎相同的苦难。在遭受日本兵

的多次凌辱后，杨阿布怀孕了。怀着身孕的杨阿布东躲西逃，最后不得不藏进深山。在原始的山林里，杨阿布把孩子生了出来。为了逃避日军的再次凌辱，杨阿布继续在深山里野人般偷偷地活着。她是当地最漂亮的姑娘。日本兵找不到她，就对甲长说：如果不把杨阿布送到据点来，就杀掉村里所有人。为了保住全村人的性命，甲长只好带着村里人到深山里将杨阿布找了回来。全村人哭着把她交给了日本兵……

但她活了下来。活了下来，这不知是她的幸运，还是她的更大的不幸。从此，一场噩梦开始凶残地吞噬她的余生……

60多年后的一个夏日，在一场无边无际的风雨中，在离埋葬侯二毛的那片黄土数千公里的一个偏僻村庄里，我见到了杨阿布。

她就活在那个处处留着她梦魇般可怕记忆的阴湿村庄里，活在那间昏暗的四壁挂着发霉雨迹的小屋里，活在小屋里的那张铺着椰树叶，同时也铺满屈辱的老床上，活在60多年前的某一天里……

瘫痪在床的杨阿布，手中握着一把刀。刀刃异常锋利，但她仍在不停地磨着。吃饭的时候，她握着这把刀。睡着的时候，她握着这把刀。这些年里，她一直都握着这把刀，谁也不能把它拿开。她说，夜夜都梦到日本兵来抓自己，没有刀，不敢睡着！椰林仍是那片椰林。小路仍是那条小路。茂密的椰树掩映着弯曲的小路，60多年来，时光从这里走远，60多年来，时光又从未从这里走远。对于杨阿布来说，一切就在昨天，或者就在今天。

六

直至今今天，我依然无法说出这是怎样的一次寻找，是对已然远逝的历史的